

高校图书馆区域共用平台的建设及启示

——以香港地区 JULAC 为例

蔡迎春 廖柏成

摘要 图书馆用户对资源需求无限性和对资源获取便捷性的永恒追求,已成为促进图书馆“转化”和“生长”的两大驱动力。传统单馆的图书馆管理系统,或是数字图书馆联盟的管理系统,已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图书馆区域共用平台通过整体规划以及联盟成员馆之间的分工协调,使图书馆之间完全打破限制和阻碍,共享集信息查询、合作编目、协调采购、联合存储、馆际互借、资源发现等为一体的全业务流程,形成覆盖面广、利用方便的生态信息资源管理系统。本文以香港地区八所高校组成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 JULAC 为例,阐述区域图书馆共用平台的建设概况和意义。区域共用平台能够加深资源的共建共享,便于联盟成员在同一平台上进行馆藏开发和深度合作,促进馆藏建设由微观向宏观方向发展,使得资源配置更趋优化合理、馆际合作更加全面深入,在资源共享、管理共享、服务共享的基础上,也更大地促进了图书馆共享理念的创新。JULAC 共用平台的建设模式、共享方式以及业务、人员整合经验等都可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共用平台建设提供借鉴。参考文献 19。

关键词 图书馆联盟 资源共建共享 区域共用平台 高校图书馆 JULAC

分类号 G253

Inspirations from Regional Common Platform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Take JULAC of Hongkong as an Example

CAI Yingchun & LIAO Bochong

ABSTRACT

The unlimited resources required by library users and the eternal pursuit of easy access have become two driving forces that promote the “change” and “growth” of libraries. The traditional integrated management system used by a single library, or the management system used by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 are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current user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forming a regional alliance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and using a shared library management platform to achieve unified management of alliance members, with a view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joint resources 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university library resources.

By sorting out and summarizing the three development stages of the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s, and taking the regional library consortium JULAC shared by the Hong Kong eight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as a concrete practice case,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feasibility of regional university libraries alliance sharing one library management platform from three aspects of why we build it, how we build it and the construction significance.

通信作者:蔡迎春,Email:cyingc@shnu.edu.cn,ORCID:0000-0002-7736-2267(Correspondence should be addressed to CAI Yingchun,Email:cyingc@shnu.edu.cn,ORCID:0000-0002-7736-2267)

Through the overall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league members, the regional shared library management platform could thoroughly break the restrictions and obstacles between member libraries, and share the information inquiry, cooperative cataloging, coordinated acquisition, joint storage, inter-library loan, and resource discovery. The whole business process facilitates the service-oriented system framework and forms an ecological information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with comprehensive coverage and convenient use. The migration of every large-scale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will encounter variou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deploying a new system. Taking the migration to the Alma system as an example is obviously not enough to cover all LSP cases. Each library needs to continuously refine and perfect the functions with the new system in practic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hared library management platform provides mor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for regional college library alliances, and opens new avenues for library's service innovation as well. It can not only establish complete life-cycle management for library resources, integrate resources acquisition and resources management workflow but also intensify the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resources among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and strengthen the inter-library sharing services across all the member libraries.

At present, it is more common for individual library to bring in LSP to address the isolated resources management issue within this library, but it is even more prominent when applied to a regional shared platform of university libraries. Th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physical collections between regional libraries in China are still in the stages of joint cataloging, document delivery, interlibrary loan, etc., while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shared platform can form a powerful whole of the isolated university library. Alliance members working under the same management system platform carry out collection development and in-depth cooperation at the same system level, which promotes collection development focus to shift from the micro level to the macro level, making resource allocation become more reasonable, and the scope of cooperation more comprehensive and deeper, so as to achieve management sharing, service sharing, experience sharing,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sharing concepts. 19 refs.

KEY WORDS

Library alliance. Resourc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Regional common platform. University library. JULAC.

0 引言

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说:“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用户所需资源的无限性和用户对资源获取便捷性的永恒追求,已成为促进图书馆“转化”和“生长”的两大驱动力。随着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高校图书馆面对的外在环境已不再是传统单一

的信息环境,而是一个被数字化熔炼一炉的多媒介大家庭^[1]。信息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延伸,不仅包括传统的资源类型如纸本资源、视听资源、数据库等,以及原生数字资源如机构知识库、网络免费资源和开放获取资源等,而且向更全面的数据集方向发展,例如自媒体资源(微信、微博等)和学者在科学研究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资源等。此外,图书馆面对的内在环境也已发生变化,高校图书馆的用户已

不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他们对图书馆提供资源的便捷性更为关注,在信息内容上更倾向于已整合好的信息,在获取渠道方面更偏向于方便获取或个性化的定制内容。因此,在多载体共存互融的环境下,信息技术的变化对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收集、组织、整合和服务提供等专业性活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图书馆管理系统是图书馆业务管理和用户服务的平台,随着信息环境和用户需求的不断变化,对服务平台的要求也日益提高。目前大多数图书馆使用传统的管理系统,在过去 20 余年间已慢慢丧失了“集成”和“管理”的优势,无法管理海量的多载体资源,无法提供多元化、个性化的资源服务,在处理图书馆专业活动方面已突显不足。一是信息资源数量的激增与单个图书馆有限收藏能力的矛盾加剧,资源需求的广泛性和复杂性 with 图书馆满足需求的能力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二是信息资源的组织方式仅根据纸本资源的需求而设计,已不适合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资源载体多样性共存的需求,更无法解决图书馆对全媒体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数据共享等问题;三是传统的管理系统没有将用户纳入到系统构建中,主要是以业务流程为主要设计模块,无法真正关注图书馆用户的需要,透彻解读用户的信息需求和行为方式。

由此可知,传统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很难全面满足图书馆用户不断变化的需求,而已有的数字图书馆联盟也仅限于数字资源共建与服务共享,并且同样存在管理系统不统一、共享效果不佳、服务水平不高等问题。在图书馆业务发展和用户需求的推动下,新技术研发和应用为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变革提供了契机。2012 年美国图书馆技术应用专家 Marshall Breeding 在自动化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s, LSP)的概念^[2]。近几年,随着新平台产品的研发成功,一些先进的图书馆已经开始上线使用新平台。其中,香港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The

Joint University Librarians Advisory Committee, JU-LAC)所属的香港八所高校图书馆联合上线新平台并将其作为区域共用平台,联盟成员在同一系统平台上开展工作,统一工作流程,在系统层面进行馆藏开发和深度合作,拓展共享内容和形式,实现了资源共享、管理共享和服务共享^[3]。JULAC 的建设模式、共享方式以及业务、人员整合经验等可为我国其他地区的图书馆共享平台建设提供借鉴。

1 基于 LSP 的区域性共用平台建设

1.1 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变革与出新

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图书馆资源类型的扩展,以及用户不断提出的新需求,促进了图书馆管理系统不断变革与出新。1964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 LC)发起研制机读目录(Machine Readable Catalog, MARC),之后成功应用到图书馆编目实践,促进了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规范发展。20 世纪 70 年代,以 OCLC 为代表的联机编目协作网相继出现,产生了第一代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Integrated Library System, ILS)的雏形。80 年代之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正式进入集成化时代,形成了分模块批量处理图书馆的采访、编目、典藏、流通等业务环节的集成管理系统规范模式。在 90 年代中后期,随着 Windows 的广泛应用以及 Web、数据库等技术的支持,重新设计的图书馆集成系统功能不断完善,界面也更加友好^[4]。集成管理系统主要基于纸本资源管理而设计,能够基本满足当时图书馆的功能需求,目前仍是高校图书馆存储文献和管理业务的主要系统。

电子资源的日益增长不可避免地给图书馆业务管理提出了新要求。进入 21 世纪,为了弥补传统 ILS 系统的功能缺陷,一些图书馆开始安装一系列辅助系统,如电子资源管理系统、数字资产管理系统、资源统一检索平台等,来帮助完成资源发现和信息服务工作。此外,随着高校图书馆服务功能的拓展,图书馆相继出现了座

位管理系统、课程导航系统、科技查新系统、馆际互借系统、文献传递系统等新的业务系统。虽然这些辅助或新的业务系统与集成管理系统之间具有较好的兼容性,但是不同系统之间由于缺乏统一顶层设计,无形中带来了各部门业务的分散,割裂了应有的业务衔接^[5]。

经过不断整合各种产品和功能,图书馆期待将所有独立分散的系统和产品整合在一起,实现全资源的统一管理和业务流程的统一协调。而传统 ILS 难以提供新的技术支持,体系架构也逐步落后,从而催生了全新的图书馆管理系统——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研发和应用。2011年,杨新涯提出图书馆系统 2.0 概念,建议通过新技术手段整合图书馆管理系统、读者使用的知识服务系统和图书馆联盟的知识搜索引擎,形成集管理、服务、资源为一体的图书馆 2.0 系统^[6]。2012年,Marshall Breeding 首次提出“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概念,并在报告中总结了“下一代系统”的特点,即基于纸质资源、电子资源和数字资源组成的复杂馆藏而进行管理,允许图书馆灵活设计更适合需求的工作流程,支持采访和馆藏管理自动化,以及提供用户感兴趣内容的获取途径^[2]。此后,关于下一代服务平台的相关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相关的产品也应运而生。目前,图书馆行业中比较知名的商业性 LSP 产品有 Alma (Ex Libris)、WMS (OCLC)、Sierra (Innovative Interfaces)、Intota (Serials Solutions)、FOLIO 等。此外,开源软件开发者也在开发 LSP,如 ByWater Solutions 公司的 Koha 等。

LSP 重新定义并统一了图书馆对各类资源管理的业务工作流程,突破了传统图书馆集成管理系统的局限,主要以全球知识库代替分散的本地资源库,并以“软件即服务”(Software-as-a-Service, SaaS)的方式提供云服务,这种“知识库+SaaS”的平台服务体系可以方便地使用“全球总书目”,图书馆无需关心应用升级和维护,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资源管理和服务创新^[7]。

1.2 LSP 在区域性共用平台建设中的应用

随着图书馆对 LSP 认识的逐渐深入和各系统产品的日趋成熟,越来越多的图书馆转入 LSP 的应用,尤其是国外的一些大型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在国内,目前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选用 Alma 作为新一代服务平台并完成了数据迁移工作^[8]。此外,在图书馆普遍面临预算削减,而软硬件维护成本和获取软件许可成本居高不下的状况下,为降低运营成本,提高管理效率,提升服务质量,一些高校图书馆尝试结成区域联盟以实现资源的共建共享,在新一代服务平台基础上建立共享系统,联盟成员统一后台管理,在资源共享、技术处理和服务内容上实现更深的合作。

LSP 将业务平台构架于云端,由厂商为用户提供硬件、软件、应用程序及数据库的维护和更新,图书馆无需在数据的发现、储存和备份上费心,只需集中精力在数据挖掘与整合、用户服务、信息素养教育等核心业务上,这就为区域间高校图书馆的合作提供更多的可能。根据美国著名图书馆应用技术专家 Marshall Breeding 的 2019 年图书馆系统市场报告,Alma 已经主导了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型图书馆对于新系统的选择,几乎涵盖了所有大型图书馆、多校区图书馆和区域图书馆联盟^[9],它也是第一个实现所有区域联盟成员共用一套后台系统和前台发现平台的图书馆服务平台。目前,区域高校图书馆联盟应用 Alma 作为新一代服务平台来深化联盟合作,已经具有相关实践和成功经验。例如,2014年,英国威尔士高校图书馆联盟(The Wales Higher Education Libraries Forum, WHELF)发起共享图书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并于 2016 年完成,该项目在节约馆藏建设经费、优化图书馆体验、促进合作创新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10];2016年,香港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JULAC)宣布选用 Alma 和 Primo 作为共用平台,并于 2017 年下半年正式上线使用,为八大高校图书馆总数超过十万人的师生及读者提供服务^[11]。

图书馆区域共用平台通过整体规划以及联盟成员馆之间的分工协调,使图书馆之间完全打破了限制和阻碍,共享集信息查询、合作编目、协调采购、联合存储、馆际互借、资源发现等为一体的图书馆全业务流程。同时,此平台具备面向服务的体系框架,便于建设相对完备的信息资源保障体系,有助于最终形成覆盖面广、利用方便的生态信息资源管理系统。

2 区域性共用平台的实践案例——JULAC

2.1 项目建设概况

2.1.1 为何建?

香港大学图书馆长联席会(JULAC)成立于1967年,是由香港科技大学、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八所高校图书馆组成的区域性图书馆联盟。八家图书馆之前使用不同的集成管理系统,1997年之后统一使用INNOPAC系统,但各成员馆各自管理自己的ILS系统以及多个电子资源管理系统,系统分散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严重阻碍了它们之间的合作。主要问题有:长期存在的CJK(中日韩统一表意文字)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电子资源管理工作流程无法融入现有系统,系统软件维护价格不断上涨,八家分散的系统难以分享资源并进行深入合作等。2013年JULAC提出建立“共用图书馆综合系统”(Shared ILS, SILS),计划将八家图书馆各自独立的集成管理系统转移至一个云端服务平台来统一建设和管理资源,并提供创新服务,旨在寻求高校图书馆之间更加深入的共享与合作。

2013年6月JULAC成员馆共同制定了一个JULAC战略规划,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构建馆藏及协作,提供创新服务”,探索实施SILS。2014年6月JULAC馆长会议上,批准并接受了关于共享一个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报告,标志着SILS项目的开始。

JULAC选择Alma的平台技术和框架来建立联盟的“共用图书馆综合系统”(SILS)。Alma是由EXLibris全新开发的系统,于2011年开始研发,它支持对纸本资源和数字资源的统一管理,帮助图书馆通过简便而丰富的数据分析来优化用户体验和资源建设。JULAC希望通过共用平台,各成员馆之间可以共享书目记录数据,以加强在联合采购和技术服务领域的深度合作。同时,共用平台将云服务作为新的IT基础设施与软件的服务方式,有效降低了硬件成本,减轻了维护压力,并提升了数据安全性和系统稳定性。

2.1.2 怎么建?

JULAC共用平台项目从2014年6月开始启动,到2017年7月正式上线,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

(1) 采购阶段(2014年6月至2016年5月)

SILS项目启动后,八家图书馆在调查及审核各自现有工作流程后,设定了“基于一个共享的自动化系统去构建馆藏及协作,为用户提供创新服务”的目标。由JULAC制定合作原则,对馆藏、用户、服务进行整合,并制定未来发展策略,以便在联盟各成员馆之间达成共识。同时,通过整体系统报价,各成员馆各筹资金并分别负责各自的内部招标程序,从而形成联盟成员馆共同合作的基础。在采购过程中,JULAC成立了三个工作组:①SILS工作组,主要负责讨论工作流程等问题,例如编目标准和做法、系统迁移、重复数据删除与合并等;②RFP(Request For Proposal,需求建议书)专项工作组,主要负责编写RFP和协调评估等工作;③评估工作组,组建了馆藏和资源管理、编目和元数据、访问传递及资源共享、资源发现及用户体验、系统架构与技术等五个评估子团队,负责对Alma相关功能进行全面测试和评估,为项目执行做好前期调研。

(2) 执行阶段(2016年6月至2017年7月)

采购合同正式生效后,JULAC组建了由各成员馆馆长和执行主管组成的指导委员会,成立由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馆长和香港大学图书

馆馆长共同主持的执行工作组,下设七个专责工作小组,每个成员馆派出一名馆员作为专责工作小组成员,具体负责用户管理与功能实现、采购管理、元数据管理、资源发现与用户体验、系统与开发、CJK 等专项业务的执行工作。同时还组建了两个执行团队,主要从系统提供方和各成员馆实施两方面,配合七个专责工作小组做好调试、迁移和培训等工作。Ex Libris 组建自己的团队来支持 Alma 配置、数据迁移、系统培训、系统集成支持、云服务等各方面工作;各成员馆也建立自己的核心团队和专责小组,协助完成数据提供、工作流程、员工培训、系统整合等方面的工作。为了更好地完成整个平台测试、安装和数据迁移等工作,JULAC 专为 SILS 项目雇佣了三名全职员工来全力推进及协调项目的具体实施。

在整个项目建设过程中,JULAC 在成员馆与 Alma 之间开辟了顺畅的沟通渠道,主要应对在部署新系统过程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如迁移形式、配置形式、身份验证、CJK 问题、工作订单、工作流程、权限控制、数据迁移及清理、登录或注销等问题。为了便于项目的开展和问题的解决,JULAC 还制定了具体的应对原则,包括采用单一系统多用户的架构,允许各机构拥有自主权来决定哪些记录和设置可以共享,提供无需中间环节的联合流通服务,等等。最终,通过与 Alma 的沟通与测试,绝大部分问题都得以解决。例如,在数字迁移过程中,通过调整 MARC880 并行字段,有效减少 CJK 问题的数量;基于关键词匹配,即题名、出版商、年份等,设计出重复数据删除密钥,有效删除重复数据。

2017 年 7 月,系统正式上线且运行良好。同年 9 月,JULAC 改组了之前的系统工作小组,成立新的 JULAC 技术委员会,其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讨论与 SILS、技术提供等相关的问题,同时向 JULAC 建议可能的解决方案和策略;向 JULAC 各小组委员会提供技术协助;尽可能共享和共同开发其他软件程序;为 JULAC 各成员馆建立一个论坛,以交流有关当前 IT 问题以及各

个图书馆正在进行的 IT 项目的信息。同时,JULAC 还多次举办 Alma 系统分析工作坊,让各成员馆能更有效地掌握利用情况数据并及时给读者推出新的服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 SILS 的管理,并将各成员馆各项业务的自动化推上了一个新台阶。

2.2 建设意义

单个图书馆引进 LSP 可以有效地整合馆内分散的资源,提升图书馆统一资源的管理与服务水平。但是,从 JULAC 具体实践来看,LSP 应用于高校图书馆联盟,作为区域性共用平台,更能突显其优势。

(1) 协调资源采集与管理工作流程

面对传统 ILS,各成员馆的工作状态是不同类型的资源对应不同的系统。对于纸质资源的管理,各馆采用统一的 INNOPAC 系统,在业务流程方面基本一致。但是对于电子资源的管理,基本都采用手工或半自动化的方式,一般情况下,电子资源的 Web 目录是手工创建的,而许可与合同信息却分别保存在图书馆的电子邮件、纸质文件或电子表格中^[12]。在电子资源管理系统出现以后,由于各馆采用的系统不同,且不同系统的业务侧重不同,导致业务流程上的差别也比较大。例如,有的馆使用电子资源管理系统(如 Verde)来完成电子资源的采购管理,有的馆利用数字资源整合检索系统(如 MetaLib)进行数据库的管理,有的馆则通过开放链接系统(如 SFX)进行电子期刊的管理。各馆之间缺少相应的标准、统一的数据格式和普遍规范的业务流程,导致资源共建与共享难以实现,给用户利用带来诸多不便。而 SILS 将电子资源纳入到全媒体资源管理系统中,无需人工干预,可以有效减少沟通中的错误和缺漏,例如,SILS 通过任务列表和操作窗口部件,使馆员能够快速评估要完成的工作。同时,系统还能够跟踪用户需求的众多步骤,自动执行重复性的任务,或者提醒工作人员需要执行的工作。SILS 还允许成员馆对于同一资源类型采取类似的管理

方式,无论资源是什么格式,不论资源馆藏地在哪儿,均能通过同一平台统一完成从资源采购到资源加工、元数据管理的整个业务流程。例如,在采购环节,支持各种模式的资源选择与采购,特别是支持电子资源的用户驱动采购(Patron-Driven Acquisition, PDA)模式;在资源描述环节,可在同一平台完成对各类型资源的数据编目或转入,同时也可以方便地提供给其他成员馆共享^[13]。因此,共用平台尽可能地减少成员馆之间资源共享的障碍,为成员馆的统一管理创造条件。

(2) 加大资源的生态化建设与评估

在管理本地数字化特色资源时,传统的 ILS 无法灵活地对自建古籍、学位论文、音频视频、图片等特藏资源进行著录和管理,而 SILS 在资源组织及整合管理范围方面有了很大的扩展,不仅包括传统的资源形式,同时将自建资源,甚至是科研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学术数据纳入到系统平台进行管理。同时,SILS 在分享与合作方面实现了联合采购、联合编目、联合馆藏发展、联合馆藏分析等功能。各成员馆可以通过协作,实现对联盟内所有资源的生态化管理与评估,从而优化各成员馆资源的配置,避免重复建设。在联合采购方面,对于多种采购作业流程,包括购买的、授权的和开放获取资源的采购作业流程都能提供支持,对各种资源都能进行协同合作的技术处理。在联合编目方面,Alma 是一个开放型书目数据库,用于共享/存储所有成员馆的元数据,任何成员馆都可以上传或下载共享文件,用户对书目添加的目次、注释与评论信息均可被检索。在联合馆藏分析方面,SILS 设置了完善的嵌入式馆藏分析功能,各成员馆可以对纸质资源和电子资源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主要功能包括:通过印刷本、电子资源的使用评价来分析馆藏价值;提供单篇使用成本和学科使用成本统计,计算投资回报率;提供纸质与电子馆藏的查重分析,进行智能剔除;通过多源数据和知识库内容与其他成员馆进行馆藏比较。通过数据范围限定可以非常便捷地生成多种报表和报告,满足不同图书馆的

需求。

(3) 强化区域间跨机构共享和服务

SILS 的实现,不仅需要各成员馆在资源采集与管理流程方面趋向一致,并且需要在业务流程和服务规范方面协调统一,建立起一套适用于所有成员馆的馆藏服务体系,当然各馆仍可保留一些自身独有的流程。这个服务体系一定是在联盟内各成员之间彼此学习、相互借鉴、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服务形式、服务内容,还是服务手段,肯定比各馆原有的体系更为规范、更为标准,是一个各成员馆都认可的最优化的方案。同时,由于共用了一个平台,各成员馆之间联系更为紧密,不仅可以共享馆藏资源、编目成果、工作流程,而且可以共享读者信息。各成员馆还可以共同商讨业务实践中遇到问题,并共享经验,尤其是在服务创新方面,将有更多的机会互相交流,通过共同探索,不断强化图书馆服务能力,产生 1+1>2 的效果。

此外,由于 SILS 建立在云端,图书馆员需要做的技术维护较少。在 SILS 之前,各成员馆需要自行组织馆员培训,共用系统之后,各成员馆可以实现培训共享,既可以请系统供应商来进行集中培训,也可以随时由联盟中的大馆帮助小馆进行培训。馆员可以通过观看视频教程、阅读产品文件、手把手教学,以及共同交流、研讨等形式来完成培训内容,而不必为培训到外地学习,节约时间和经费的同时,能够达到更好的培训效果。

3 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共用平台建设的启示与思考

3.1 馆藏建设由微观向宏观方向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基本上处于分散无序、各自为政的状态,图书馆更为注重自身的馆藏建设,在宏观上缺乏整体规划,在微观上又没有分工协作。图书馆联盟的出现,如中国高校学校数字图书馆联盟,

以及“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广东省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体系等区域性联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然而,这些联盟都属于资源主导型,而非基于全面建设的服务主导型共建共享体系,在实际运行中,参与联盟的各成员馆又具有双重身份,联盟对各成员没有实质性的约束。同时,由于仅有参与联盟资源共建的成员可以共享资源,实际上联盟中的资源并不能做到高度的共享^[14]。此外,联盟内的资源共建项目和服务主要由各成员馆主导开展,各成员馆的角色并不是对称而等同的,有些馆会主动提出目标并积极寻找新的合作馆,而没有这些能力的图书馆依然难以获得这些项目和服务的支持。随着信息资源数量的激增和价格的不断上涨,这些单个图书馆越来越没有能力做到全面集藏,不可避免地会影响信息资源体系的保障作用。因此,信息资源个体保障方式或目前的联盟合作形式都无法适应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用户需求,图书馆馆藏建设势必要从全局出发,尤其处于区域性联盟内的各高校图书馆,只有真正协同起来整体规划,分工协作,形成各具特色又整体协调的文献资源联合保障方式,才能满足区域内所有用户的需求。

JULAC 区域共用平台的实践,为我国其他地区的高校图书馆联盟的馆藏建设提供了经验和思路。在同一平台上操作,更有利于从源头上打破各成员馆之间的壁垒和障碍,让区域内所有高校图书馆不再局限于自我,从宏观方面制定一个共同认可的方向和目标,通过多个图书馆的统一策划和协调发展,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区域生态资源保障体系。

3.2 馆藏资源配置更趋优化合理

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实质就是解决资源配置问题,而合理优化的资源配置主要基于两个方面要素:一是时间要素,即馆藏资源要在有效的时间内获得最大的利用效益;二是空间要素,即运用一定的方法协调各类型资源的分布,有效避免区域内资源呈现高度密集或极度贫乏的现

象。而区域共用平台,以及通过平台所达成的高校图书馆之间的协作,就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例如,一个高校图书馆购买的资源,在本校的读者范围内不一定能达到最大的利用效益,但是面对更多高校的用户群,资源被利用的概率就会增加,闲置的情况就会减少。区域内高校图书馆间的协作机制,可以有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最大程度地发挥馆藏资源的使用效益。

此外,从结构层面看,尽管许多高校图书馆收藏的信息资源不乏精品,但由于单个图书馆的资源结构可能不尽合理,比如各个学科或各种载体的资源比例失调,资源的揭示深度和需求脱节,那么信息资源体系的整体功能就会受到影响。从宏观角度来说,单个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无论组织得多好,结构多么合理,但相对整个地区而言,也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仅仅依靠单个图书馆很难进行平衡,只有联合在一起形成协作体系,所有高校图书馆都在一个平台上进行操作,才有可能实现信息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这个体系下,对所有用户来说,整体的信息资源比例是合理的,结构是优化的,质量是优良的,而个体的信息资源则是特色的、满足本校和个性需求的。从内容层面看,区域共用平台的实现使得信息资源组织不再是单个图书馆的内部工作,需要各个图书馆共同协作才能完成,而来源于多馆的参考资料势必会更好地满足读者的个性化需求。从经费使用层面看,区域内各高校图书馆进行协作后,本地知识机构库的内容数量也会增长,非独家版本资源的购买会减少,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购置经费,各馆可供调控的经费势必会有效增加,使得购买更多其他特色资源成为可能。

3.3 图书馆合作范围更加全面深入

在数字资源合作共建方面,国内各高校图书馆联盟依然做的不够全面,据一项针对我国 106 所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情况的调研发现,基于跨库检索整合的有 45 家,基于链接系统整合

的仅有7家^[15]。另据调查显示,我国的大部分图书馆联盟虽然有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但是质量良莠不齐,同时参考咨询服务政策不详尽,内容不丰富,制度不健全^[16]。在实体资源共建共享方面,我国图书馆联盟主要提供联合编目、文献传递、馆际互借、文献采购和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服务^[17]。当前的合作模式只停留在表层的共享上,如联合目录、文献传递、馆际互借等,仅为资源的简单叠加,而在资源共建方面则相对薄弱,如联合采购、绩效评估、特色数据库共享等,没有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18]。虽然一些高校图书馆借助地域优势自愿结成小的联盟形式,实现跨校图书借还服务。例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与同济大学图书馆2018年开发了“慧源跨阅”跨校借阅服务平台,实现了两校图书馆间的资源共享。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检索平台,两馆间互借图书还是依靠馆员协助,互借量受到很大制约。目前高校图书馆在合作共享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体制方面的障碍,缺少相应的措施或办法来协调信息资源的调配;其次是馆藏建设方面的障碍,各个图书馆缺少达成一致的契机;第三是平台系统的障碍,各个图书馆封闭且独立的管理系统使得在整体层面上协调资源的联合建设、联合存储无从下手,不具可操作性。

区域共用平台的建设,使得孤立分布的高校图书馆形成一个强大的整体,各个图书馆在同一个标准下进行操作,为用户利用任何一个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提供了技术条件;同时图书馆之间互为资源保障的可操作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为区域信息资源保障体系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各个图书馆能够在互惠互利的原则下求同存异,共同建设一体化的信息资源体系,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合作的优势。同时,各区域高校图书馆将馆藏数据迁移到统一平台上,不仅使得各馆资源的重复配置情况一览无遗,而且可以在一定的时间区间内,从区域整体角度,通过获得所有用户的信息资源利用数据,使合

作存储更趋合理,也更具可操作性。例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十所公立大学宣布放弃原来独立的图书馆管理模式,建立“十校共用系统”,并且在此基础上,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3公里以外的地方,由州政府出资建立第四期“十校共用储藏书库”,将十所大学的纸本馆藏集中起来,改变了以往南加州在伯克利、北加州在洛杉矶分别建立储藏库的模式。

3.4 图书馆共享理念不断创新发展

随着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资源的生产、储存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而共用平台的建设使高校图书馆共享理念突破了传统的时空界限,发生了质的飞跃,从资源的共建共享发展到服务的共享共用。在传统 ILS 背景下,高校图书馆主要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导读推荐、信息检索以及电子资源下载等服务。区域共用平台的应用,促使各个图书馆进行相应的机构重组,以适应新的工作流程需求,也使各个图书馆重新思考图书馆员的作用和技能。面对从资源管理向知识管理的转型,馆员们可以有更多时间和机会从事更为专业的活动。例如,与区域内其他高校图书馆在数字人文、学术交流、学科服务以及用户素养教育等方面进行合作与共享。

此外,用户需求的变化也促使高校图书馆创新共享理念,各馆间开展深入的交流和合作。一方面,区域内各个图书馆开展馆际合作,为区域内所有用户提供资源检索、获取和归还等便捷服务,使用户增加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得到了更好的服务体验。另一方面,图书馆传统服务需求的下降,而共用平台的建设使用使区域内各个图书馆间纸本资源协调订购成为可能,从而减少了单馆纸质资源配置量,让出更多的空间来配置更多创新型资源,以满足用户学习研究、协作交流、创新创意等方面的需求,甚至可以共同邀请专家团队提供深入研究咨询,帮助用户进行产品创新和创业孵化^[19]。

4 结语

理念引领和技术创新推动图书馆不断发展进步,共用平台为区域性高校图书馆联盟提供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也为各成员馆的服务创新开辟了更多的途径。虽然目前共用平台在应用实践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需要不断的磨合、完善,但相信更多共用平台的实践案例,将为我国

高校图书馆共享共用平台建设提供更多可借鉴的经验,同时也为未来高校图书馆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多的共享思路。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图书馆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支持,但在新技术与平台应用于实践的过程中,高校图书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失去自身的专业话语,不要让技术捆绑图书馆的发展,而要让技术为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服务。

参考文献

- [1] 刘炜. 关于“下一代图书馆系统”的思考[J]. 国家图书馆学刊,2015(5):7-10. (Liu Wei. Thoughts on the 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ystem [J].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2015 (5):7-10.)
- [2] Breeding M. New library collections,new technologies;new workflows [J]. Computers in Libraries,2012,32(6):23-25.
- [3] 钱国富. 新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在学术图书馆联盟的应用研究[J]. 现代情报,2017(8):80-84. (Qian Guofu. Research on application of next-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in academic library consortium [J]. Journal of Modern Information,2017 (8):80-84.)
- [4] 卢培煜. LSP 理念的图书馆管理系统的架构设计[D]. 重庆:重庆大学,2008. (Lu Peiyu. Architecture design of a LSP based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D]. Chongqing:Chongqing University,2008.)
- [5] 陈嘉勇,李玲,侯瑞芳. 下一代高校图书馆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实践[J]. 数字图书馆论坛,2016(3):30-40. (Chen Jiayong,Li Ling,Hou Ruifang.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next generation university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J]. Digital Library Forum,2016 (3):30-40.)
- [6] 杨新涯,彭晓东. 2.0的图书馆[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 (Yang Xinya,Peng Xiaodong. 2.0 library [M]. Guangzhou: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2011.)
- [7] 朱本军,聂华. 对下一代图书馆界面的探索与实践[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0(4):5-9. (Zhu Benjun,Nie Hua. Research and practice on the next generation library catalog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2010 (4):5-9.)
- [8] 刘斌,黄婧.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 Alma 迁移实践——以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9(4):79-85. (Liu Bin,Huang Jing. The migration practice of the next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Alma;tak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as an example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2019 (4):79-85.)
- [9] Breeding M. Cycles of innovation[EB/OL]. [2020-02-03]. <https://americanlibrariesmagazine.org/2019/05/>

- 01/library-systems-report-2019.
- [10] Evaluating the benefits of the WHELF consortial approach to a 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LMS) [EB/OL]. [2019-09-29]. http://whelf.ac.uk/wp-content/uploads/2017/10/Final-report_15Sep17_NoVersionHist.pdf.
- [11] JULAC selects Alma and Primo for shared library services platform [EB/OL]. [2019-10-23]. <http://www.julac.org/?p=5237>.
- [12] 张文竹,邵波. 电子资源管理系统的研究现状与演进趋势探析[J]. 图书馆学研究,2019(4):10-16. (Zhang Wenzhu, Shao Bo.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evolution tendency of electronic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 [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9 (4): 10-16.)
- [13] 田晓迪,孙博阳. 下一代图书馆服务平台的电子资源全流程管理功能——以 Alma 为例[J]. 图书情报工作,2016(17):65-69. (Tian Xiaodi, Sun Boyang. Electronic resources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Alma [J].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6 (17): 65-69.)
- [14] 刘威. 高校数字图书馆联盟协同治理机制研究[J]. 商业经济,2020(2):192-193. (Liu Wei. Research on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university digital library alliance [J]. Business Economy, 2020 (2): 192-193.)
- [15] 夏明春,强切云. 我国高校图书馆资源整合的现状:调查与建议[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08(1):39-44. (Xia Mingchun, Qiang Qieyun. Survey & proposal on academic library resource integration in China [J]. Journal of Academic Libraries, 2008 (1): 39-44.)
- [16] 闫巧琴. 我国图书馆联盟合作式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现状调查分析[J].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20(1):88-94. (Yan Qiaoqin.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operative digital reference service of domestic library alliance [J]. Library Work and Study, 2020 (1): 88-94.)
- [17] 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EB/OL]. [2019-10-25]. <http://www.calis.edu.cn>.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information system [EB/OL]. [2019-10-25]. <http://www.calis.edu.cn>.)
- [18] 方向明,刘亚雄,唐凤. “长三角”高校图书馆联盟发展研究[J]. 图书馆学研究,2017(24):74-78. (Fang Xiangming, Liu Yaxiong, Tang Feng.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y consortium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J].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2017, (24): 74-78.)
- [19] 谢蓉,刘炜,朱雯晶. 第三代图书馆服务平台:新需求与新突破[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9(3):25-37. (Xie Rong, Liu Wei, Zhu Wenjing. The third generation library service platform: new requirements and new breakthroughs [J]. Journal of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2019 (3): 25-37.)

蔡迎春 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 人文学院信息管理系硕士生导师。上海 200234。
廖柏成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流通部一级主任。香港 999077。
(收稿日期:2019-10-27;修回日期:2020-03-09)